

Name: 潘敬鏗

Country: 香港

旁觀者起義

起義之說，泛民一派如何演譯也是所謂「少數激進」分子的事，也阻不了中央干擾普世價值，眼下它如何影響總辭旗幟下一系列目標，才是要關注的。

字義如何演譯，是多數派，或直言是當權者或其媒介喉舌作主的，就像「暴力」與「激進」這類建築於相對概念上的詞語，其字義隨市民心態改變與民意轉向，發展南轅北轍，這邊和平溫和靜坐談天說地，那邊語言暴力製造傷口，繪聲繪影。情況與解釋至禁制藝術的色情或同性戀成分相似，國族主義者領著國家文化部（實體或披著商業佯皮），或一些暗地裡得政府資助的偽文化發展基金（情況可猶參考青年民建聯的處境）與宗教組織，往往也不理會少數派提出的訴求，不會合理解讀為對公共空間有益的建議，只會保護自己的利益。

高鐵財委會會議，建制派面對如此有意義有準備的合理提問與動議，會解讀為消極「拉布」，利用既有傳媒力量大稿特稿，孤立、甚至妖化有意推動公民社會發展的少數派，阻止他們成功干擾政府政策，就算是更有利香港「發展」的方案。這個流程是歷史上大部分少數派受到的對待，就是既得利益者會利用少數派的行動與語話，反過來作為攻擊工具，中傷、定義他們的行為擾亂社會秩序，扭曲大眾觀念，盡教他們無力招架。如上述藝術自由方面的例子，若他們倡議文化部門放寬色情與同性戀內容的限制，往往會被定義為鼓勵色情工業發展，道德淪亡，刻意渲染不正當內容。若部分宗教團體加入戰團，討伐同性戀，說為意識形態挑戰，不但不能擴大預期的文化自由，更成為間接加害者。難道這次加害者是泛民自身嗎？

從天星、皇后等等到高鐵一役之後，地方主義不予普世中環價值獨佔討論空間，但最受關注者，明顯轉向了在「八十後」世代論與其矛盾之上，這就是既得利益者轉換焦點的成果。對，我們部分會清楚理解事實的原委與行動用心，是正面且不得不以「行動」表示，然而大眾得到的文本卻不是我們編寫的。

這要談到另一個問題。不少公共知識分子都論及，如今的社會群眾運動不像過去有規劃有領導，不少走在最前的行動者更是自發性的小圈子，再環環相扣，漸漸擴大組織，昔日的領導者如學生會、學聯等團體不再有完全統籌的能力與權力。縱然運動主要意識形態一致，但細節沒有統合，計劃不周，雖減卻了泛政治化之感，但同時也欠卻了

控制的力量。泛民自身內部不團結，口徑不一；運動群眾非全部也與泛民抱相同立場，亦有不滿其案者。行動背後也意見相左，意念強但力量分散，也難免較易受到政府分化與妖化，逐一擊破，如《君王論》所言，政權根本不用懼怕少數派，只要儘管壓制利用他們。建制派會集中於「拉布」問題；傳媒會針對暴力、激進與孤立八十後，建立共同敵人；大眾即一般的接收者就被利用，反成公民社會進步的最大阻礙。

此刻我們面對的最大敵人，不是反對者，我們不過各為其主，也明白對方所持論點背後的理據。然而不聞不問光接收的大眾，即應該稱為最無恥的旁觀者，在這個兩方流動的過程中，卻往往因為恐懼，而投入於政府與傳媒合作建立的公共空間氛圍之中，成為政府行政的最大支持者。傳媒如何解讀「八十後」與示威者，就是他們的意見；人大常委如何說「公投」與「起義」，他們也會相信，就算不相信，也會影響到以為所謂「總辭」是激進表現，阻礙香港和諧發展。簡言之「多一事，不如少一事」這就是旁觀者的通病，我們都知道的，問題是有沒有去面對？正如我們都知道「起義」意涵，也明白它只代表一種意識形態、一種比喻，而非實際行為，但我們面對的是入侵公共空間的政府與冷漠的旁觀者，又應否為了堅持字面意思，陷入建制派逼我們演獨腳戲的陷阱中，讓變相公投失其代表性，失去大眾支持，正式走向少數派之路。

我們都明白今天香港支持民主的人愈來愈多，但深信沒有希望的人卻依然存在。沒錯，普選是大部分市民的梦想，但也有不少人沒有多想經濟以外的事情。若我們因一字一詞被扭曲攻擊，因為不存在的事被孤立，是多麼不智鬥氣。我們不是在幹革命，必要於遊戲圈子內盡量爭取，而取大眾支持就是關鍵一步，轉政府倒行逆施的間接支持者為追求公義的公民，才是對建制的最大威脅，就像假若大眾也支持色情與藝術可以和平共存，文化自由的空間必然擴闊。

雖然離不開媒體的魔爪，但我仍會視感染身邊的旁觀者，避免被扭曲利用為首要工作與目標。

**平成二十二年一月二十五日 月曜日。
午前二時二十三分。**

Source link:

<http://kprotein.xanga.com/720675159/%e6%97%81%e8%a7%80%e8%80%85%e8%b5%b7%e7%be%a9/>

